

大学生是天之骄子，大学生活应该是快乐无忧的，但书中主人公为何忧郁郁闷？读这本书，你会像书中人一样忧愁吗？要是那样，就赶紧看它，别让告诉你的同学，千万别看它。



忧郁的天使

李玉霞 著

花城出版社



忧郁的天使

李 玉 霞 著

花 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忧郁的天使

李玉霞著.

- 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3.2

(同学一场)

ISBN 7-5360-4011-3

I. 忧...

II. 李...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3162 号

责任编辑:谢日新

技术编辑:易平

封面设计:陈佳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江门市新华印刷厂

(江门市华园中路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0 1 插页

字 数 230,000 字

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011-3/I·3253

定 价 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内容提要

夏雨是一个美丽而聪慧的师范女生，她过人的才气和忧郁的神情引起了班主任林军的特别关注，两人由相知而相恋。无奈林军已有妻儿，这段惊世骇俗的师生恋在校园引起了轩然大波，自然以两人分手告终，林军并因此调离了学校。轰轰烈烈的感情经历在作者的生花妙笔下，凄美得令人心悸，纯真得令人心疼。在物欲猖獗、人欲横流的商品社会里可让读之者来一次情感的升华，灵魂的洗礼。

本书可媲美琼瑶的《窗外》，小思的《寂寞十七岁》，书中大量的“夏雨手记”，既是主人公心路历程的忠实记录，也使得本书在结构上别具一格。

引 子

走在冷雨纷飞的街头，昏黄的路灯将我的影子扯得老长。

路面已湿，是天使哭泣的声音。

隐隐约约看到你的影子在前面一闪，我心里微微一颤，想冲上去与你搭讪的欲望蠢蠢欲动。犹豫，彷徨，无奈终敌不过世俗的樊篱，只能用满含企盼的幽怨的眸子凝视着你远去的身影，泪，不知不觉，顺颊而下。

时光无法走回从前，但记忆却可以穿越时空。你我是在那座并不漂亮的校园里相识的，那时，我还稚气未脱，如诗如梦，你的孤傲，你的清高，你的与众不同，你的眼神中忧郁的迷离磁石吸铁般地缠绕着我那颗稚嫩的心。我不言不语，默默地将你置于我深不可测、水晶般的心里，于是，初恋的故事就此延续。

陶醉在你温柔如水的星眸里，沉浸在你清新如雨的文笔之中，直至有一天你告诉我你将悄无声息地从我的视线中溜走。我无法再捕捉你眼中丝般的离合与忧郁，抬头望了望天，天边，落日没有留下一丝余辉，染出一片云彩，

只有深沉的灰色打底，如伤感透了的大海，浸入了一滴永不扩散的血泪，夕阳哭了。

天边不知不觉飘起了小雨，淋湿了我的心情。我指尖发凉，低声说了一句“一切随缘”，而后又显现出轻松至极如释重负的样子。我们说好过的，倘若出现这样的结局，要用最好的心情去面对。

还是在转身的刹那，才觉内心的凄凉，原来我做不到我想象的那般潇洒。我没有想过若干年后的某一天，在喧闹的人群中，是否还会出现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？人一旦回到人群中，便分不出你我。

如果，如果，时光能回到从前，你还是原来的你，我还是原来的我，结果还是这样的结果，这条路走还是不走？

我想，我不愿再去走。我不想再用万分的热情去蒸融一份不属于这个年龄的虚无和美丽。

踏碎一路凄风冷雨，只能对你远去的身影说上千万声珍重，但愿我能走出这没完没了的相思季节。

摘自夏雨手记《随风逝去》

“想起来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年了。而今，我再把十七岁的故事翻出来，权且算作一种无言的纪念吧”。夏雨喃喃地说着，翻开了那本发黄的日记。阵阵风袭来，吹开了那郁结于心的往事，也吹散了书中的玫瑰花瓣。那片片飞红，在风中遗落，一片，两片，三片……

目 录

引子 / 1

1. 不平静的夏天 / 1

2. 我们相识 / 15

3. 雷霆之怒 / 24

4. 也是温柔 / 34

5. 泪落如珠 / 40

6. 警察与小偷 / 47

7. 电话情书 / 54

8. 最爱的女生 / 68

9. 不眠之夜 / 82

10. 如火的秋季 / 89

11. 花边新闻 / 106

12. 心事如花 / 145

13. “谋财害命” / 152

14. 元旦之夜 / 156

15. 永远的心痛 / 163

16. 第一次牵手 / 171

17. 友谊树，负心树 / 178

- 18. 美丽的初恋 / 182
- 19. 谁是最爱 / 189
- 20. 遭遇“分”波 / 198
- 21. 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 / 203
- 22. 桃色绯闻 / 212
- 23. 落雨街的故事 / 217
- 24. 如果我知道 / 228
- 25. 酸甜苦辣实践周 / 233
- 26. 此情为你牵挂 / 240
- 27. 聚散两依依 / 247
- 28. 此情无计可消除 / 254
- 29. 玫瑰花开的日子 / 258
- 30. 玫瑰赌约 / 275
- 31. 多情自古空遗恨 / 280
- 32. 最后的告别 / 302
- 尾声 / 309

1. 不平静的夏天

那年夏天，天出奇的热。人们光了臂膀仍是感到枯燥难耐。知了在树上不甘寂寞地鸣叫着，池塘里，青蛙鼓着眼睛，坐在荷叶的阴影里，怡然自得地作驻足观望状。成群的鸡，躲在麦秸堆里，半眯着眼，无精打采的，狗卧在榆荫下，鼻翼使劲呼闪着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“真热！这天气，简直不要人活了。”人们摇着大蒲扇，穿着拖鞋，扑啦扑啦走过来，又走回去。“老天，来点风吧。”但是没有风，枝条一动也不动。

一条古朴的小巷，悠长地伸向远方。

傍晚，气温下降了一些，淡蓝的天空竟飘着几朵轻盈的白云。这时，小巷的尽头出现一个红色的身影，近了近了，这是一个相当出众的女孩，高挑个，鹅蛋脸，柳叶眉下一对忽闪忽闪的毛茸茸的大眼睛闪烁着智慧的目光，不过，这时女孩好像不高兴，紧抿着嘴唇，美丽的眼睛里满是焦急。她拎着一筐衣服，慢慢吞吞地走到河边，找了一块干净的洗衣石坐下，脱下鞋袜，将脚浸在水里泡着。

这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河，它可是汉江的一大支流呢。河水欢快地奔跑着，可女孩好像不为所动，仍然满面愁容地坐在那

里，发着呆。

河水静静地流着。有些水珠溅到了女孩脸上，女孩被惊醒了。噢，下雨了吗？女孩看了看天，天仍蓝蓝的，没有一丝要哭的意思。女孩低下头，却看见水中的另一个人影。

“夏雨，好好的发什么呆呀？”晓飞，女孩的小邻居不知何时已站在了她身边。

“通知书怎么还不来，我都等急死了，”被唤做夏雨的女孩答道，“这些天，我一直都在等，可是该死的通知书仿佛故意跟我作对似的，老是不来，唉！”她脸上的忧虑又增了几分。

“再耐心等等吧，说不定现在正在路上呢。”

“等？！要等到猴年马月啊，我现在就等不了了。”夏雨使劲地跺了跺脚。

“着急又有什么用，又不能解决问题，夏雨，心放宽些吧，别想那么多了。”

“话虽这么说，晓飞，你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呀。”夏雨望了晓飞一眼。

“急什么，该来的自然会来，只是，像我那样的成绩，又有什么盼头。”晓飞尽量显出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。

“晓飞，你成绩并不是你想象的那般差的，对自己自信点吧。”夏雨劝道。

“自信？”晓飞苦笑了一下，“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自信。唉，算了，不说了，咱们洗衣服吧。”

夏雨看了看晓飞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她低下头，用劲地搓着衣服。

几缕秀发从夏雨耳边滑下来，调皮地在她的眼际荡漾，夏雨用满是泡沫的手将它们重新收拾起来，七彩的泡沫在阳光下慢慢变淡，变小……

很快，两人拎着衣服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这是一条乡间的小路，曲曲弯弯的，路边有许多不知名的小花小草，正是这些无名的小花小草以及青青翠翠郁郁葱葱的庄稼，使空气弥漫了一层淡淡的清新的味道。两人愉快地说笑着，不觉已到了村口。

奇怪，村口怎么有那么多的人？“走，看看去？”两人加快了脚步，围了上去。噢，原来是康明考取了大学，村人正在向他祝贺呢。

“啧啧，康明就是不简单，小时就机灵。”一位老奶奶说道。

“老天长眼，终于让村里出了个秀才，祖先保佑啊。”花白胡子的老“学究”卸下了眼镜，擦了擦眼睛。

“不简单呀。”众人称赞道。

康明父母满面春风，眉梢眼角洋溢着喜气，招呼着前来贺喜的人们。康明有些傻傻地摸着那烫金的红色通知书，不知所措地笑着。

夏雨正踮着脚尖观望着，晓飞却拉了她一把。

“怎么了？”夏雨奇怪地问着。

“不看了。”晓飞淡淡地说道。

看到邻居不高兴，夏雨只得退了回来。

“看着看着，我自己就抬不起头。”半晌，晓飞说了一句。

“有什么抬不起头的，我就不相信。不过，我倒有些可怜康明，都成了一个书呆子了。”想到康明那1500度的眼镜，夏雨就不寒而栗。

“可怜？可人家终于考上了，不像我们……”晓飞苦丧着脸，顿了顿，“连通知书都没有。”

一提到通知书，夏雨的脸色黯淡了下来，我也这等的无用，她深深地自责着，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里。

家里，一盏二十五瓦的白炽灯发出昏黄的光晕，老父亲正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袋，微红的火光忽明忽暗，夏雨轻轻地走到父亲身旁。

“回来了。”父亲平淡地问着。

“嗯！”

“康明考上了北大。”父亲似乎漫不经心而又像自言自语地说道。

“是的，考上了北大，通知书也来了。”夏雨机械地重复着。

“你呢？怎么打算？”顿了顿，父亲问道。

“如果没有通知书，我就去打工。”不知为什么，夏雨的心竟这般平静。

“打工打工！你就知道打工。”父亲磕了磕烟灰，发起了脾气。

“我……”夏雨低下头，不敢瞧父亲发怒的脸。其实，她何尝不知道父亲对她的期望，可是现实……想到这里，她的心骤然冷了起来。

“明天去邮局看看，说不定会有通知书呢。”父亲口气缓和了些，却又强烈地咳嗽起来。

“爸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”夏雨快步走进厨房，端了一杯水递给父亲。

“好了，去吧，早点歇着，你也累了一天了。”父亲关爱地说。

“嗯，爸，你也早点休息！”

“知道了，去吧。”

夏雨走进了自己的房间。这是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，屋内摆设得很整齐，白白的墙壁上悬挂着几幅水墨山水画，鹅

黄色的窗帘，斜斜地横了一地。桌上，一盆万年青生机勃勃，焕发着青春活力。夏雨坐在桌子前，扭亮了台灯，拿起了日记本，提起笔写下了日期后，竟不知该再写些什么。索性摔过笔，托着腮坐在那里，痴痴地想着想着。

天渐渐地亮了，鸡鸣声，驴叫声渐渐驱散了黎明的雾气，一切都变得清晰亮丽起来。夏雨迈着细碎步子，穿过条条林荫路，走到了宽敞洁净的水泥路上，终于看见邮局那座红屋顶的房子了，夏雨长吁了一口气，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似的。她拭去了额头上沁出的汗珠，脚步反倒有些迟疑起来。她怕失望，长长的久久的等待已使她没有了面对现实的勇气。然而，路终究是要走的，现实，终究是要面对的，夏雨硬着头皮，走了进去。

屋内，只有一个人，正低头写着什么。

“有我的信吗？”夏雨轻轻地问道。

听到声音，那人抬起头，朝夏雨望了一眼，“是要招生的吗？这儿倒有一封，已经放了好几天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一听到有，夏雨那颗紧张期盼的心顿时活跃了起来，她飞快地接过信，大声说了句“谢谢”而后蹦跳着跑开了。可是等她拆开信，望着那需一万五的学费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一万五，对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说，无疑是个天文数字，虽说父亲是个村长，但他向来耿直、憨厚，当了半辈子支书，也没多少积蓄，再加上家里每年收入，却也不足一万元钱。可如今，这一万五，要到哪里去凑呢？忧愁再一次笼罩在她年轻的脸上。

夏雨几乎是毫无目的地走着，但终于还是到了家，父母早已迎了出来：“怎么样？”

望着父母那满含企盼的脸，夏雨心里难受起来：“考是考

上了，只是……你们看吧。”夏雨一扭头跑回了自己的房间，“哐”地将门关上。

老父亲接过通知书，戴起了老花眼镜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着，那认真的样子让谁看了都会感动。可当他看到要交一万五的学费时，眉头很明显地皱了起来，他抬头望了一眼眼巴巴等着消息的妻子，没说什么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拿起烟袋，使劲地“吧嗒吧嗒”起来。

妻子没问他什么，但是从他那痛苦的脸上，她看得出，她也看得懂。她依在他身旁，不说一句话，屋内，霎时间静寂了下来，只有那不知疲倦的秒针“沙沙沙沙”地走着走着……

这一夜，夏雨睡得不安稳。一早起来，却没见父亲，便问正在锅灶上忙乎的母亲：“妈，爸呢？”

“一大早就去你二姨家，看能不能给你凑点学费。”母亲抚了抚额边的乱发，又往灶堂里添柴，浓烈的烟却引起了她猛烈的咳嗽。妈毕竟是老了，夏雨想道，眼里不禁潮湿起来。“妈，让我来吧。”她快速地夺过母亲手中的刨火棍，坐在那里，浓烈的火光将她的脸映得通红通红的，那双含泪的眼此时更加明亮闪光起来。

“妈，其实我也不想上的，当初填师范也是你们的主意，如今，又要花这么多钱，我看我还是不上了。”沉默了半晌，夏雨终于说话了。

“话虽这么说，孩子，你到底是学得进的呀，家里无论怎么样，都会供你上学的，不要想那么多。”母亲柔声劝道。

“可我实在不想让爸作难，让他去求别人，看别人的脸色。爸这一生可从来没求过人，可是现在，为了我去给别人说好话，乞求别人。妈，纵然父亲不说，我心里难过呀。妈，我看我还是去打工吧。再说，院里那么多打工的，不都混得不错

吗。”

“打工打工！你就只想到打工，你不会朝好处想想。孩子，你爸说了，这次哪怕是砸锅卖铁都要供你上学，可你却这么不争脸，尽说丧气话！”母亲竟然发起了脾气。

夏雨愣了愣，还是说了句：“我也是为家里着想呀。”

“家里用不着你操心，要是真为家里着想，你就安安心心复习去，准备上学吧。”母亲正说着，父亲从外面回来了。一夜之间，父亲的头顶竟生出了几根刺眼的白发，夏雨看在眼里，痛在心上。父亲才四十三岁呀，夏雨痛苦地想着。

“借到了吗？”母亲走上前去，递给父亲一条毛巾，用手拍打着父亲肩上的灰。

“唉，原先说好的，可现在……唉”父亲一连叹了两口气，坐在凳上抽起了旱烟袋，青烟缭绕着他那张困苦的脸。

“还有别的办法吗？”母亲探询地问着。

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再出去想想办法。”父亲站起了身。

这时，夏雨喊了声“爸”。父亲扭过头来，惊疑地望着她。

“爸，我看……我还是……不……不读了。”夏雨嗫嗫地说。

“你不读了？”父亲惊讶得眼镜差点就要掉下来了，幸亏他及时地扶住它，“这是你说的话？”父亲的语气有些严厉。

夏雨豁出去了，“爸，我不想再让你为了学费东奔西走，乞求别人，看别人脸色。爸，要知道，你这一生从没弯过腰，爸，我不想因我的自私而让你作难。爸，其实我是不忍心你啊。”夏雨说着，竟哭出了声。

“孩子，你能明白为爸的苦心，就不错了。只是借钱，是我们大人的事，你不必担心。我既然说要供你上学，就一定做

得到。”父亲说完，又大步流星地走出门去。

夏雨没辙了，就退回到屋里。路过哥嫂的房间时却听见嫂子与哥正在谈论着她，她索性站在那里。

“她上学花那么多钱，哪有你的份，你爸就是偏心姑娘，不行，我们找他闹去。”嫂子尖厉的声音。

“闹什么，妹上学是件好事，你不供她算了，还要去闹什么？”哥哥劝慰道。

“你这死脑袋，怎么这么笨呀，你爸这次借钱，不会平摊到我们头上？不行，我们得与他分家。”

“你怎么没一点同情心，在这时候，竟要闹着分家，难道你不怕别人戳脊梁骨笑话，你有没有良心？”哥哥愤怒了。

“我没良心？我都不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。你倒好，整日不言不语充当好人，事事由我出面，这次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，我都要分家！”嫂子冷笑道。

“有本事你就闹吧，我管不了。”哥哥气愤地说。

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嫂子得意地昂着头。

夏雨听到这里，心不觉寒到了极点。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不知自己是该为自己难过，还是该为哥嫂悲哀。学费呀学费，都是你惹的祸。夏雨抽泣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亲情，在金钱面前，却也这般脆弱不堪一击，夏雨无意识地想着，眼光慢慢游离，最后，她将目光定格在那张相片上。噢，那是小姨的照片，照片上的小姨神采飞扬，年轻漂亮。小姨，不也是外出打工，听说现在混得不错，要是我也出去打工，不就是减轻家里的负担了吗？想到这里，夏雨的心跳加快了，说干就干，她立刻找来纸和笔，在开头写了句“亲爱的小姨”后，却没了下文。是呀，该怎么写呢？直接写自己要去打工，小姨肯定不相信。况且一想到打工，夏雨心里便悲哀起来，没想到自

己努力了好几年，却还要和许多同龄人一样，走上打工的道路，生活，生活真的这么残酷……夏雨这样想着，眼泪就吧嗒吧嗒地滴下来。哭吧，是该大哭一场了，这几天被压抑的感情全都在这瞬间释放，夏雨没有哭出声，她只是让泪水静静地顺着脸颊滑下来，落到洁白的信纸上。纸，慢慢地被浸润了，夏雨毫无觉察。

父亲回来了，满脸洋溢着喜气，无论怎么着，终于将学费凑够了，这仿佛是了却了他的一桩心事。进屋来，他便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不由愣了一下。这时，母亲快步走了上来，对他说了一句：“你可回来了，人家要闹着分家呢。”

“分家？”他重复了一句，不再说话。

“是该分家了”最后，他说了这么一句，脚步蹒跚着进了屋。

“孩子，快出来，学费凑齐了。”他尽量压抑着自己刚才的不快，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充满喜气。

“是吗？”夏雨擦了擦眼泪，勉强笑了笑，走向了父亲。

“孩子，你哭了？”父亲看着夏雨。

“爸，让你受苦了。”夏雨只说了这么一句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，但是看到父亲在这几天之间迅速衰老的面容，她又觉得自己非说不可。

“走，出去吧。你嫂子要分家，我看就分了吧，不然让他们老担心。”父亲说这句话时脸上是平静的，但夏雨知道父亲此刻的内心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磨难。夏雨还知道，今年暑假，为了给嫂子盖房，父亲像牛马一样拼死累活地干，却又得到了什么？嫂子的争吵，嫂子的抱怨。嫂子吃饭，从来不会过问父亲“爸，你吃了吗？要不我给你盛一碗。”她从来不会这样对父亲说。她只会关心自己，关心自家的房子盖得好不好，